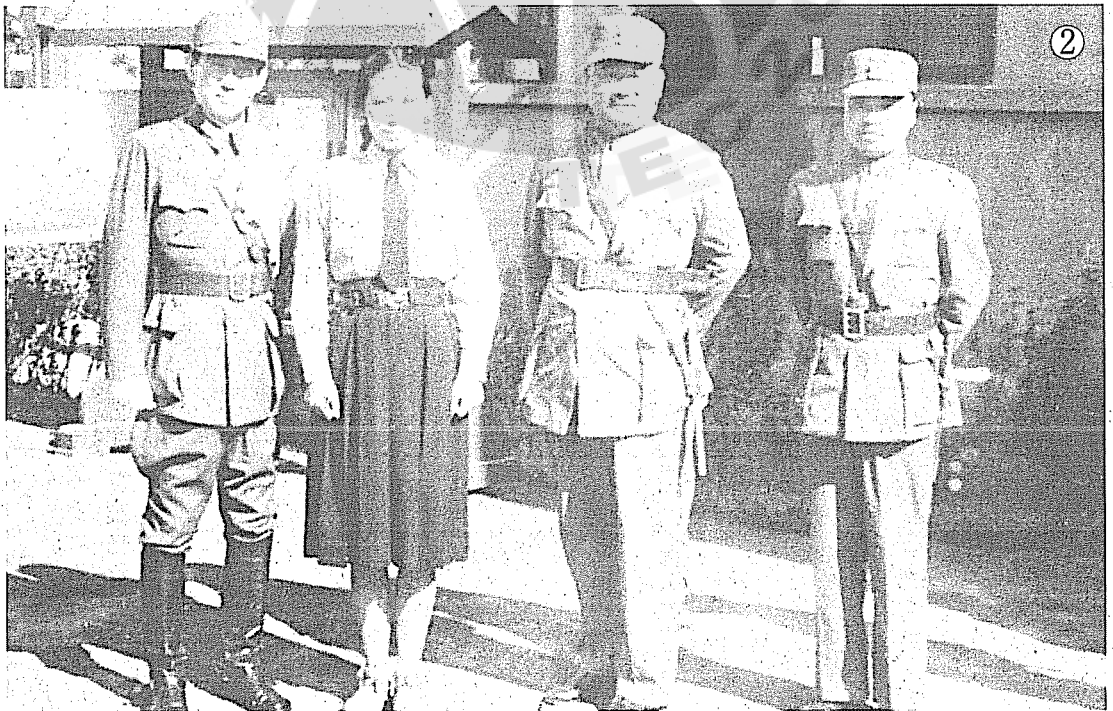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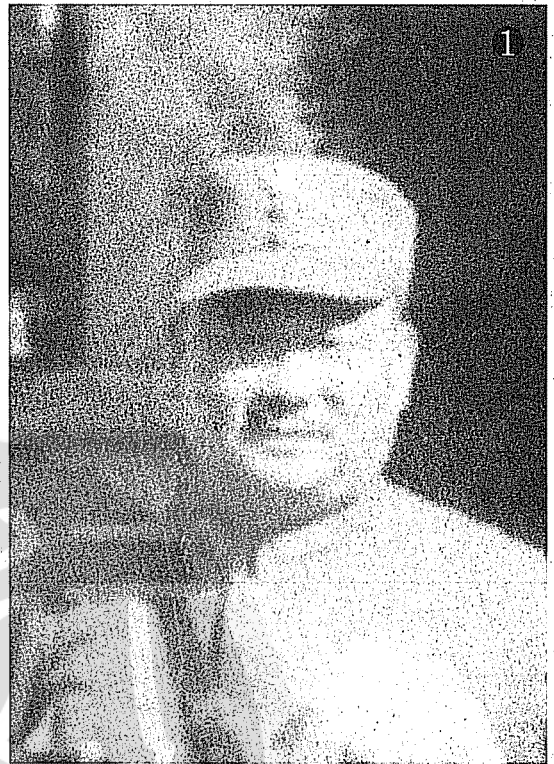


王健「劉峙晚年與皮裡春秋」圖照（文見七十五頁）

① 劉峙（右）與蔣中正總統合影。

② 一九四一年劉峙（右二）任重慶衛戍總司令時與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左一）及楊惠敏（左二）合影。





①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時的劉峙。
 ②抗戰時期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劉峙（左）與在宛西指揮團隊和日軍作殊死戰之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合影。
 ③劉峙在辦公室留影。

劉時晚年與皮裡春秋

● 王 健

劉時老將軍在民國六十年元月十五日逝世，享年七十九歲，在民國五十五年出版「我的回憶」，以軍中厚實的「黃埔關係」賣去數百本，去世卅年以後，又在某雜誌發表遺著「皮裡春秋」，筆者拜讀過「我的回憶」，陳述一生的遭遇：民國十三年在黃埔軍校任少校戰術教官，十月成立教導第一團，擔任第二營營長，綿湖一役率領第一、二期學生，以死相拚，居然打敗數倍之強敵，以善戰之名，稱道於當時，從此依黃埔蔣校長的發展，在黃埔軍校早期諸公，除何應欽、王柏齡、錢大鈞是劉老將的長官外，其餘都是他的部屬。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陳誠不過軍師長，而劉老將已任討逆軍第二兵團總指揮，河

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雙方職責相差不可道計，以劉老將而言，此刻早就擁有軍政實權，真正是一呼百諾，建第開府，起居八座了！

華北戰場敗軍之將

民國廿四年四月擔任陸軍二級上將，當時一級上將僅委員長蔣中正一人，武官可以說是做到頂峰。在民國廿五年以前，劉老將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他的戰法，還是營團長時的方式，總算都還靈驗，因為戰功，政府明令曾將河南新集改為「經扶縣」，以彰其功，（劉時號經扶）。

廿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任命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因為所到之處，得心應手，所以號稱「福將」。

民國廿六年「七七抗戰」，戰火初起，就由蔣委員長親臨河北保定坐鎮，並命令宋哲元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津浦線，並由北京退到保定指揮，八月發表劉時為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統轄中央軍五十二軍、西北軍第一軍團、十四軍團、第三軍、騎四軍，負責平漢線軍事作戰，當面日軍為寺內壽一指揮的第一、二兩軍，劉老將指揮有了重大缺失，使五十二軍在前方鏖戰時，左翼第三軍按兵不動，所屬十七師抽退而逃，劉老將也沒通報就自己退到石家莊，把五十二軍關麟徵軍長搞得呼天不應，呼地不靈，唯有節節抵抗，也苦

撐了四天，轉移到滹陀河之線，關麟徵

一生作戰，這是最「窩囊」的一仗，在

劉老將「我的回憶」也認為「友軍已撤

，正面過大，敵人過眾，無法防守」；

何應欽將軍「八年抗戰」一書稱「關部

擔任七十公里以上正面的防守」；關麟

徵回憶錄言：「老將無能，犧牲部屬萬

人以上！」於是性格剛烈的關麟徵小不

忍而告狀，拖延到廿七年二月劉老將明

升暗降調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等抗戰

重點轉到四川重慶，以重慶為陪都，廿

八年元月劉老將改任重慶衛戍總司令，

自民國廿九年八月，日空軍不斷空襲重

慶，根據「中外雜誌」所刊吳國柄先生

回憶：自民國廿九年擔任重慶工務局局

長，堅決主張防空洞依山而建，小而散

，但劉老將所用倭人，修深洞成大型防

空洞，防空洞出口太少，而防空洞門向

內開，民國卅年六月五日，日寇空軍夜

襲重慶，校場口大隧道，因炸到洞門，

市民湧出洞門無法打開，發生窒息慘案

，市民死傷三萬餘人，全世界均聞之震

驚，次日蔣委員長親自視察血案出事地

點，七日軍委會下令懲罰負責人員：劉

峙上將被「撤職留任」。

爾後調動劉老將多為閒職，民國卅

七年大陸局勢逆轉，六月受命「徐州剿

共總司令」，指揮計有：二兵團邱清泉

、七兵團黃百韜、十二兵團黃維、十三

兵團李彌、十六兵團孫元良、三綏區馮

治安、四綏區劉汝明，在此間他所感受

：上有越級指揮及共謀之困擾，下有驕

兵悍將無力領導之苦，雖有空中優勢，

但這四十萬精銳大軍，叛的叛，殲的殲

：「福將」變成「災星」，民國卅八年

元月剿總撤銷，蔣總統愛護老部屬，雖

然人人喊「打」，仍派職為「戰略顧問

」。

徐蚌會戰有職無權

在「徐蚌會戰」時，是劉老將最後

一些光輝的日子，實際是真正傀儡，在

台有一位劉老將老部屬就告訴我，當時

副總司令是杜聿明，到南京國防部開會

是杜聿明，總統面授機宜是杜聿明，劉

老將真正是「狀況外」，有一次南京會

後杜聿明返徐，劉老將問杜：「總統有

什麼指示？」杜聿明的回答：「天機不

可洩露！」劉老將唯有苦笑！

蔣緯國將軍給我們上課：談到什麼

叫「拘於死命令！」當時蔣緯國是戰一

團副團長，他一生最佩服的將領是二兵

團司令邱清泉，台中裝甲兵基地叫「清

泉崗」就是紀念他！徐蚌會戰開始，民

國卅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邱、李兩兵團配

屬戰一團戰車營進兵解碾莊黃伯韜兵團

之圍，共軍劉鄩大軍「圍黃阻邱」，劉

鄩大軍在各土堡據寨死守，邱兵團集中

火力一時無法前進，蔣緯國向劉老將建

議：徐州一帶河流不多，且多旱田，他

率戰一團遠程迂迴奔襲去解圍，如果失

敗自請願立「軍令狀」，劉老將一概搖

頭：「國防部沒有這個命令！你不懂上

級指示！」蔣緯國陳情到淚流滿襟，他

還是執意不准，蔣緯國的結論說：「那

是營連長的材料，怎能指揮數十萬大軍

呢？」。

十二月徐蚌會戰大局逆轉，杜聿明

率部轉進，劉老將總司令部早已單獨撤

退到蚌埠，杜聿明在重圍中被俘，黃伯

韜、邱清泉成仁，這場動搖國本大仗，

劉老將從未有「一字紀念這幾位傑出的將

領！這真叫後死者寒心！

大陸失敗了，稍有辦法的高級將領都退到台灣，卅八年七月劉老將移居九龍，十月到印尼，在華僑中學教課「國文」，這時台灣在風雨飄搖，共軍陳兵福建，隨時會「血洗台灣」，同月廿五日「金門大捷」，這時對共軍棒喝；「兩棲作戰不是渡河攻擊」，卅九年六月，美軍協防台灣，四十年起美國大量軍援，台灣安定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劉老將費了千辛萬苦，才得到「入台證」，飛抵台北，第二年元月，又復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定居台中進化路，一直到六十年逝世。

蔣老總統晚年確實宅心仁厚，他的部屬，祇要不叛變，雖然政見不合，他都安排相處之道，比起後來的李××好得太多，但在台灣最危難的時候，一生提拔的生死關係老部屬居然逃到印尼，棄他而不顧，實在是傷了他的心，當時追隨到台的上將，大多數在台北都有一所獨門獨院官舍並配給座車，但劉老將沒有。筆者四十六年以後在陸官校學生部隊任隊職官，每年六月校慶和九月畢業

典禮，蔣老總統都蒞臨主持，對白崇禧上將都含笑慰問，按理說白是他最大政敵，民國十六年蔣第一次下野，卅八年第三次下野都和桂系白崇禧有深切關係，卅八年十月白崇禧兵敗之餘到了香港；李宗仁、毛澤東、蔣老總統都召請他，白崇禧不愧是小諸葛，他冷靜深刻的分析，白有句名言：「隨李到美國，我沒錢；和毛相處是生死問題，和蔣相處是榮辱問題！」白到了台灣發表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受到一定的尊重和崇敬。

寓居台中晚年心境

陸官校每年校慶都請校務委員和老老師蒞校，劉老將是黃埔軍校時期的老師，自然在邀請之列，劉老將請校長徐汝誠將軍給他和蔣老總統個別見面機會，擬請給在台北有一個固定住所，不想進去沒有一分鐘，就被請出來，蔣根本不願聽他任何陳述，因為「相見徒增傷感」！

劉老將到了晚年，蝸居台中，滿肚子怨氣：「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唯有獨居寫寫「皮裡春秋」來消除胸中塊壘。在他眼中，無一是對，無一不怨，可以說「洪洞縣內無好事、無好人」，假如沒有那一群方正團結的文武百官，創造出「金門大捷」、「九三」、「八二三砲戰」，三軍用命，那有什麼中華民國，建設出「經濟起飛」、「台灣奇蹟」？再想想當日的權貴子弟，在今天有幾位蟻附執政者的「紅頂商人」、「黑金專家」？可以說沒有一人。坦白說，劉老將後半生，對國家而言，過多於功！「此樹不花緣繫馬，一程已過始聞雞！」死後如此文字值得一嘲嗎？嗚呼！

擁有生存意志的人，
可以想到任何生存下去的方法。

別讓不好的情緒
侵蝕你對家庭、
事業的自信心。